

冬至 阳生春又来

编者按 一年一冬至，一岁一安康。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重要节气，民间素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。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夜，无论是围炉包饺子与家人讲述往昔趣事，还是置身旷野静观天地辽阔，祈愿来年的丰收，或是满怀希望静候春的讯息，在心中播撒希望的种子，这一幕幕场景都饱含着浓浓的人情味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天时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阳生春又来。让我们怀着对新春的无限向往，携手并进，温暖前行。

每年冬至这天，我们兄妹几人都要回到老家的宅院，吃一顿家人亲手包的饺子，过一个团圆祥和的节日。

这个约定是母亲过世后形成的，一晃就坚守了十年。像所有的家庭一样，老人在世时，儿女虽身处天南地北，每年都会在春节前回到老家待上三五天，陪伴父母，全家团聚。母亲走了以后，兄妹之间的亲情，一下子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飘忽不定，平日上班打工各忙各的事，很难再有碰面的机会。记得母亲三周年祭日那天，我们吃过午餐后准备分别，大哥提议说：“这一走大家就各奔东西，不知道啥时候再能见面了。咱们干脆选个日子，以后定期相聚！”我们一番商量，就定下了每年冬至团聚吃饺子的约定。

通常是住在老家县城的大哥负责采买，提前备好面粉、大肉、蔬菜以及各种佐料。冬至这天一大早，大家从省内外各地，坐飞机搭高铁匆匆赶回老家，相视一笑就扔下提包忙活开了。大家默契地分工协作，打扫卫生、清理杂草、擦玻璃、拖地板，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在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的老屋，我们五人围在厨房的案板前，叮叮当当地剁肉末、切韭菜、削豆腐、捣蒜泥，然后烧一勺热油，拌好饺子馅。接下来，大家各司其职，大哥揉面团，大姐擀面片，我和二姐二哥哥包饺子。做着手里活，嘴却闲不住，聊近期的

八卦新闻，说家长里短，不知不觉就包好了饺子。一旁的农家灶台上，母亲留下的老铁锅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，灶膛里的硬柴还不时发出“噼啪”的炸响，隆冬的乡村，室外冰天雪地，厨房温暖如春，弥漫着醉人的油香肉香，氤氲着浓浓的亲情。大哥掌勺煮饺子时，大家七手八脚撑开一年没用的饭桌，摆上一圈折叠椅子。刚收拾停当，厨房里传来一声吆喝：“饺子熟喽！”大姐二姐就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饺子。

冬至吃饺子，在老家农村是有讲究的。按惯例，饭桌的上首席位留给故去的父母，各摆一碗油泼辣子蒜水汁，碗口搭双筷子，这是老家乡俗里的“献饭”，与农家吃臊子面前的泼汤有异曲同工之意。然后，从年龄最



长的大姐开始，兄妹几个依次起身，给父母碗里夹一个饺子，对着堂前的遗像深鞠三躬，这是孝道文化的传承，以此表达晚辈对已故亲人的牵挂和怀念。这个庄重的仪式后，大家这才拿起筷子，蘸着红亮亮油汪汪的蒜水汁大快朵颐。几个香喷喷的饺子下肚，身上就热乎起来，大家边吃边聊，回忆起父母尚在时的温馨日子，念叨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，诉说小时候兄妹无数次的打闹和相伴成长的快乐时光。

说说笑笑间就饱了肚子，冬至的重头戏便闪亮登场，大哥要求每人讲一个与饺子有关的故事。我们年年相聚年年讲，不知讲了多少有趣的事，却依然兴致勃勃不厌其烦。大姐说，有一年冬至大雪封门，家里实在找不到烧火的硬柴，为了让儿女

能吃上饺子，母亲忍痛把自己的陪嫁梳妆匣、盛针线的小筐用斧头砸烂当硬柴，煮了一锅饺子。大哥的故事寓意深刻，他说土地到各家的头年冬至，家里的饺子皮从杂面换成了纯麦面，看上去白光亮晶晶的，让人垂涎欲滴。饺子刚端上桌，大家尚未开吃，门外来了个讨饭的叫花子，母亲二话没说盛满满一碗热饺子，指派大哥端过去。大哥说他实在受不了香气的诱惑，临出门时偷偷吃了一个。回来后有点后悔，晚上如实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平生就那一次没打犯错的儿子，还摸着大哥的脑袋安慰，“孩子，一些事等你长大就明白咧！”众多和饺子有关的故事里，还有二哥大哥为争抢最后一个饺子打在一起的往事，以及我与二姐都想偎依在母亲跟前吃饺子，为抢占位置在推搡中撞翻了桌上的蒜水碗的事儿……

冬至的饺子不仅是普通的家常饭食，更是爱的载体，是血脉亲情的延续。那一个个生动而有趣的故事，烙印着时代的年轮，镌刻着母爱的光辉，记录了我们兄妹五人成长的足迹，是每个人心中永远的温暖。

吃一碗冬至的饺子，留住爱，让亲情长久！

冬天的田野

◎李敏

立冬以来，老天总是沉着脸，三天雨两天阴的，有天终于见到了久违的太阳，适逢周末，就打算去田野转转。隆冬的田野上，留守的景物已经不多，没有点滴粉饰的天和地一下子变大了，田野变得空旷，蓝天变得深邃，一目了然。

那广袤的田地上，麦苗已有寸把来高，绿茵茵的。那行行醉人的绿在天然的黄土地背景映衬下，构筑出极和谐极美丽的乐章，清新而悠扬，放眼望去犹如绿色的大地毯，让人深深迷醉，使人情绪激昂，

使人想发声歌唱……

田野上少了玉米、豆类等农作物的喧闹嘶喊，静悄悄的。不时看见田垄边光秃秃的树枝落下几片树叶，惊起一群麻雀。那些麻雀，像是被疾风吹落一般，迅速斜斜地飞向某一片田地。它们习惯于故弄玄虚地疾飞一阵，给冬季的田野增添了几分生机。此时，很少会在田里看到穿梭忙碌的庄稼人，他们或许正坐在自家院子，望着屋檐下挂得满满的黄澄澄的玉米棒，喜滋滋地调侃呢。

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快落光了，叶片散在树根旁、草丛中，有个小孩和奶奶正忙着拾捡，他们用耙子把叶子装进网兜，带回家准备烧炕取暖或做饭引火。

冬天的阳光是那么亲切，走在空旷的田野上，暖阳在我的周身游走，这种暖，让我只觉浑身绵软，觉得这片广袤的田野就是母亲温暖的怀抱，我真想在这枯草田埂上躺下来，美美睡上一觉。

站在田间地头，任由思想的潮水放纵奔流。庄稼播种收割，一年

又一年；树叶绿了黄了，一季又一季。我们在季节变化中一岁岁长大，这就是人生。当我告别了肆意挥洒的青春，时光就悄然无声地带走了那段岁月；当我尚未来得及拷问自己一天都做了些什么，时间便已化作云烟，消散于无形；当我还未对自己的过往进行盘点的时候，一晃大半辈子就过去了。

此刻，我仿佛置身于炎炎烈日下，眼前是数以万计的金黄色麦穗，它们如同海浪一般，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来。那些麦穗以它们独有的曼妙姿态，吟唱着铿锵激昂的颂歌，宣告又一个丰收年的来临。我仿佛嗅到了淡淡的麦香，恰似陆游所吟诵的那样，“新炊麦饭满村香”，我沉醉其中，无法自拔……

悟岁月更迭之韵

◎子安

更改。在这浩瀚的宇宙间，人是那样微小，却又因为心怀希望显得坚韧无比。

农人常说，“冬至一阳生”。这句话简单平实，却蕴含着他们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大智慧。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作，深知冬天的严寒过后便是温暖的春天。每一粒播下的种子，都是对丰收的期待和对生命的礼赞。

曾记得在某一年的冬至，我和祖母围坐在火炉旁，看着外面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她用粗糙的双手为我织着围巾，一线一线地编织，仿佛把整个冬天的温暖都编进了毛线里。火光映照在她慈祥的脸上，那

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安宁和满足。

岁月流转，祖母早已离去，我也逐渐明白，冬至不仅是节气，更是一种传承，是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愿和信念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我们都不能失去这份对春的期待和追求。

在冬至这天，我喜欢烹饪一些美食，和家人一起分享。热气腾腾的饺子、香甜软糯的汤圆，这些食物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，更是心灵的抚慰。每一次咬下那一小块热气腾腾的酸菜馅儿饺子，就仿佛咬住了冬天的尾巴，而那一口甜美的汤圆，则让春天的芬芳在舌尖绽放。

晚上，我会点起几盏油灯，放

在窗前。灯光柔和，雪花飞舞，两者交相辉映，如同梦幻中的世界。这时候，放下一切繁忙和忧虑，静静地读书或写作，是很幸福的，文字在纸上流淌，心中升腾起一股春意。

冬至是寒夜中的一缕暖香，是沉寂中的一丝希望。它提醒我们，即使在最严酷的冬天，春天的脚步也从未停止。每一个冬至，都是新的循环的开始。无论当下多么严寒，未来总会温暖如春。

就这样，我年复一年地迎接冬至的到来，静静等待春天的韵脚在我的心间踏响。我知道，无论经历多少风霜雨雪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春天终会如期而至。

冬之河

■郑显发

在冬日的寂静中，河流沉睡，它不再奔腾，不再喧嚣，只有寒风在耳边呼啸，好像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冰封的河面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着天空的蔚蓝和云朵的洁白，那是大自然的画笔，轻轻描绘，勾勒出一幅静谧而美丽的画卷。

河边的树木，披上了银装，它们静静地站在那里，守护着这条河，它们的枝丫，像是老人的手，抚摸着河水的脸庞，传递着温暖。

冬天的河，虽不再生机勃勃，却也有着别样的韵味，那是一份沉静，一份深邃，让人心生敬畏，也让人沉醉。

这就是冬之河，它用自己的方式，诠释着生命的意义，无论是春夏秋冬，它都在那里，静静地流淌，默默地守望。

冬至的味道

■吴昆

冬至的味道 在锅里翻腾 饺子像白胖的娃娃在嬉闹 氤氲的热气 模糊了玻璃窗 那是家的温暖 在心头萦绕

韭菜的清香 肉馅的美味 融合着亲情的细腻与周到 每一口 都是满足的微笑 母亲拌的馅料 是家的味道

冬至的味道 也在酒中发酵 父亲轻抿一口 话匣子打开 围在一起 讲述岁月的故事 沧桑与欣慰 都在眉间眼角

冬至的味道 是时光的调料 拌着思念 和着期望 在最长的夜里慢慢品尝 等待着春风 将未来轻敲

盼雪

■张天科

冬至 等候一场飞雪 盼呀盼 等呀等 从霜降等到了立冬 从小雪盼到了冬至 我生活的地方 仍没看到雪的影子

不知是风吹走了雪 还是雨不让雪到来 但这个冬天不能没有雪 冬天的信使是雪 雪景是冬的写照 干燥的空气需要雪的湿润 田地的庄稼期盼雪的覆盖

雪啊雪 你快点来 不怕你下大 就怕你不下 哪怕山川大地 万里雪飘 还是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我们都在等你的到来 你来了 年也就近了

